

重訂四書說叢

無回輯

後學

章如錦無文訂

先進章

高中玄云、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疑問補云。首四句。是時人之意。未必是時人之論。大意儘好。第當世或果有此論。亦未可知。如用之。謂設以禮樂以經世。蓋禮樂非藉有權位不能用也。如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當境說。則夫子何嘗一日從後進。又何

必曰如用之乎。從先進。正是從周。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而當時猶以爲野。則文之弊甚矣。聖人所
以傷也。

陳蔡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
名籍之無甚深意。所以知之爲一時感觸之言者。嘗
考孔子歸魯後。唯顏淵伯牛季路先卒。閔子不仕。子
貢當孔子時亦未仕。冉求雖仕季氏。退朝每入師門。
游夏於孔子。沒尚欲事有若。必無同時分散之理。其
言皆不及門者。或一時小小出往。夫子顧盼目前。感

觸舊事而有是言耶。管登之亦疑在此。謂夫子以女樂去魯中更陳蔡之厄。弟子從之凡數年。未有辭師抵家者。其忘家殉道之篤如此。故夫子感而思之。○此於及字最有情。然今人所笑。次節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卽小小聚會亦無不備。况杏壇洙泗之間乎。

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詞。一。套。說。下。非。上。句。若。有。憾。而。下。句。喜。之。也。傳習錄云。或問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

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因人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刪正云。重無所不三字。無不悅。如大冶之投物入卽化矣。

閔子騫章

管登之云。孔門弟子自孟孫外。必呼名。此以字稱。蓋當時有此言。而夫子術之也。言孝哉。閔子騫。父母昆弟有此稱。而國人亦無間然也。閔子事難事之繼母。而能以孝友之實德化之。故夫子亦以爲難。而卽通國之稱。非過云。

南容章

講錄云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哀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照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讒議人者也。辨博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顏淵死四章

空同子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寘之王側。夫聖門

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夭，喪予而誰喪哉。
刪正云：聖人以道爲存亡，道無傳，卽天喪予，不得
添若字。

鬼神章

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意。蓋以人與生，吾
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
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
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
知人也。觀其知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
之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

而論之無非真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知之矣。傳習錄云。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生。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一說訂釋云。此章問答之幾微矣。季路時事康子而

四書說叢

問事鬼神。必有傷於泰山之旅也。夫子答之。若曰。未能事魯君。焉能事泰山也。刺季氏以激由也。由乃辭季以適衛矣。衛名不正而輔之。將真死生於度外。故問死。此遺生而問死。何所適也。然生理實難言矣。君子守死善道。必先立於無死無生之地。而後可生可死。厥後子路竟以身許孔悝。可謂視死如歸。而生時之幾先迷矣。迷生豈不迷死。夫子已先昭之。故寓警於斯答。抑以聖學必至於朝聞夕死。而後可謂之知生。子路學雖升堂。而猶未入斯室。故砥之歟。

侍側章

一說此章皆是記者之言。蓋子路死後語也。追論當時師弟一堂氣象如此。後來惟由也不得其死。然言外有惜其不能自保。與三子善終意。章中原無子日字。不必強作夫子說。若以末句爲夫子說。則既知由之不得其死矣。何樂之有哉。○只依舊說作夫子轉語。亦自與樂不礙。然字亦與氣象相應。張元長云。子樂只就目前相聚一堂。閭閻者。行行者。侃侃者。便自可樂。初不着意念其間也。萬寶成而天心豫。子孫衆而祖父寧。羣才滙而聖人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雖聖心之所不忘。而此時則未嘗念及也。如必待此

而後樂則聖人亦有不樂時矣。

長府章

改長府便是崇利聚歛之前。閔子夫子口中却不說出。凡敵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矣。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由之瑟章

堂室二字。由門字逗出來。重升堂句。方得解門人意。

邢昺疏云升堂二句言子路學識淺深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 陳錫玄云一由外入一由內得此回路正脈漢詁已先濂洛標心鏡已

師商章

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 講錄云過猶不及是汎論其理未纔以師不愈於商來繳

季氏章

古言云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

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
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
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
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
不止千乘矣非富之而何卽此句便是春秋書法
淮海近語云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
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
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
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
子深責之

柴也愚章

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其。偏。處。得。明。人。一。點。破。
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
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語。中。記。者。未。嘗。直。呼。羣。賢。
之。名。當。是。逸。子。曰。二。字。

庶乎章

此。是。言。二。子。忘。與。不。忘。之。別。顏。子。性。情。不。起。與。世。相。
忘。之。人。故。有。庶。乎。之。分。量。自。有。屢。空。之。境。界。子。貢。好。
用。才。識。諸。事。不。忘。之。人。故。有。億。則。屢。中。之。聰。明。自。有。
貨。殖。之。事。務。皆。是。隨。其。分。量。之。所。至。如。此。兩。回。由。庶。

說。到。屢。空。自。內。說。出。賜。由。貨。殖。說。到。億。中。自。外。說。入。
兩。兩。評。來。意。則。望。賜。之。歛。其。聰。明。以。如。回。之。庶。也。
李。卓。吾。云。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
深。矣。夫。惟。聖。人。不。億。而。能。先。覺。尋。孔。云。曰。屢。中。則。
不。中。者。亦。多。矣。

善人章

原。旨。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就。善。人。一。時。規。模。說。
非。說。他。究。竟。不。入。室。也。孔。子。歷。數。聖。人。君。子。而。至。於。
善。人。孟。子。於。善。人。而。推。其。造。於。美。大。聖。神。則。善。人。非。
不。能。入。室。也。注。中。雖。字。然。字。未。妥。跡。凡。已。然。之。故。

皆是不必專指古人說。陸象山云不踐迹是已知血脈之人故不拘着形跡。

一說疑問補云子張問之道是問善人所當由者。夫子言必由成跡而深入之。不下學安能上達也。又云或曰跡粗跡也。入室安事踐爲。曰君子聖人之成跡。君子聖人之精神所着也。不由其跡安得其精神而深入之。書云率由允蹈。皆踐迹之謂也。踐迹正應之道二字。愚按此說正爲之道二字發耳。善人資稟近狂狂者進取。進取者不踐迹之謂也。不踐者知千古必無踐迹之聖人也。但其不踐而若合符節處未

能精細貼入耳。故夫子思之。可思處正以不踐迹也。果如其說。則善人一資質之美者耳。何以遽望其接聖脈也。且事事依傍。亦非聖學。

論篤章

一說。是與似不必作。以是爲與看。二字作疑詞說。與下二者乎相應。語氣較活。與乎聲。

聞斯行章

聖門之教。止一力行。但怯者過退。則不及行。勇者過銳。其究亦有不能行者。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凡行自有特中之妙用。二

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故不得見耳。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義府云。聖人造化諸弟子如醫目者然。但能去翳不能與之以光明。由之翳在兼人求之翳在退。一退之一進之。而二子之真心固自在也。是卽所以與之光明也。

畏匡章

疑問補云。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又云。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

故顏子雖在後能參得夫子不死之心。徐倣弦云。子在回何敢死。可見聖賢不以死爲重。而以處死爲重也。不然夫子在前。淵在後。何從知夫子之尚在乎。反近相欺矣。夫子他日評其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此其一驗也。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夫子反不能知顏子也。夫子喜極之詞。顏子確信之對。王陽明云。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

季子然章

舊說子然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其發問直是

無君之心。故以得臣二子自多。其實不然。玩下文然則從之者與。亦似不義。季氏之所爲者。又說通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於其先意。必執甚焉。今人嘗苦求之太過。并聖人心體亦無由見。所謂大臣者。節亦紛紛多說。只照注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何等正大嚴重。曰以道事君。則未仕而格。其非當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曰不可則止。直是以身殉道。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試差等二子學術力量。豈能

辨此。孫文融云：具臣如今察典中所謂稱職者也。
注：備臣數太忽。

子羔章

夫子病。子路之賊。子羔者。非不欲其仕季氏也。費私
邑也。爲宰者。欲上不負魯君。下不負季氏。最難。柴也
愚。其非應變之才。可知矣。其究不足以賊魯君。賊季
氏。直自賊其身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聞言。曾不
深會。却引寬套道理以應之。夫子豈不知人民社稷
之卽學哉。與發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
可深論。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管登之云：治民治

神。卽是實學。此至理也。然豈于羔所能及。而子路以此言飾使宰之非。則近於佞矣。故夫子緣此而申平日惡佞之說。又云朱子曰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愚謂子路忠信人也。絕無佞意。此言何必讀書爲學。亦率爾之對。而非佞也。獨不察夫子所謂賤子羔之隱意。而輕出近理之言。以禦之。其辭有似於佞也者。夫子原言惡佞。恐其亂義。故證及之。雖示警由之意。而非直指爲佞也。子羔旋亦不受宰費之使而仕衛。安知非子路之悔前非而復擊之衛也歟。疑問補云。要味是故二字。

侍坐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說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卽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卽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卽在此地做。夫子所以獨與

點也。又云，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則莫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舞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食用禮用樂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遙物外之樂。焦弱侯云：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缺矣。曾皙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

沂風雩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
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或知爾。則何以哉。曾
點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
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者。不知學術卽
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
之史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古言云。曾點言志。非
有待於春及童冠也。說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
是季春。穿袂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在沂水旁。
舞雩在右。故云然。乃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
此。故也。若使點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

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得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濱，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此說大謬。蓋點之志雖不說爲邦而却不止於爲邦，未爲邦時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千仞爲邦時則老安少懷，若太和元氣之在宇宙。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他不志於爲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間。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爲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借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

而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王龍溪云：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然經世略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於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又云：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一人獨解衣盤礴。此真工畫者也。知此則知與黠之意矣。又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也。世儒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

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似矣。夫旣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旣曰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遂。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家法也。看來夫子與點。與唯我與爾。老安少懷等無差別。曾點只是聰明偶然說着。未是徑踐實地。若是果見素位不加不損。則春風沂水與富強禮樂等不相

礙何爲。又問三子之言。志何如。由共。又問。知其未踐。實地。白沙有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又云。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地。一似說夢。此理包上下貫古今。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其分殊處。更有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其說最可味。

克己章

袁七澤云。旣曰克己。何以又曰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貿貿焉。覓所謂禮者。

而復之。是棄冰覓水。舍瓶盤釵釧覓金。烏乎可哉。故曰爲人由己。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疑問云。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卽心之本體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觀赤子之心。湛然無欲。而發見皆一團天理可見。耿子庸云。克己便自復禮。非二起工夫。如下文非禮勿視。是克己視之。以禮便是復禮。猶所謂不作惡事。便是善事也。如翳既去。則眼自明。塵既去。則鏡自清。瓦礫既除。則室自淨。袁七澤云。天下歸仁。不作效驗說。孔子意謂有己作礙。卽不能歸天下爲一己。今己克己。

復禮則盡乾坤渾是一個禮。故以一性人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初問云。夫子告顏回四勿。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顏子看夫子彌高彌堅。原看得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聽言動間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是下牢實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頑童。呼號而丁寧。若看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麤人。於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聽耶。袁七澤云。顏子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卽領得己與禮原是

一個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割的。故不更絮叨。直問其目。夫子知之。故但曰已。卽是視聽言動。克已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直任承當。此正是聖門第一高處。傳心密語。不可草草看過。疑問云。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管登之云。朱子云。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愚謂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爲主。自能却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幾先。蓋勿從禮出。禮不

從勿出。視聽言動之非禮，這便是未克之已。視聽言動一稟於禮，這便是由已之已。結則成冰，釋則是水。正非二件。才知已之當克，卽非已矣。不是已卽是禮，而非禮之至於前，自然不視聽言動矣。夫子云：「特教顏子當下認取耳。」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哉？

仲弓章

或問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二句是效。朱子曰：「不然。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疑問補云：「六句一氣語。」

必如此方是個仁。湛甘泉云。敬恕二字是朱子提出示人。夫子當日語意。只教仲弓完此心體。初問云。主敬是要他此心根本處。常竦一下。勿令昏昧放逸。行恕是將此心體貼人己之間。恐私意隔絕。此是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者不同。○作下工夫亦得。不如作指仁之體段意。更徹上下耳。又云。在那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天理全時。自然通人心而爲一。何怨之有。陽明云。無怨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那家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與天下歸仁一般。聖門皆

爲己之學。必不說效驗。○卽說效驗。亦未嘗不是本體。

管云。朱子曰。顏子克復乾道也。仲弓敬恕坤道也。愚按。顏冉之所造。有淺深。而克復敬恕。則皆徹上徹下之道也。朱子別爲乾坤二道。亦言其似爾。○顏子當下識取。卽克卽復。原無等待。仲弓於出門等語。終不成。曉得便是仁。必須下手去做。此乾道坤道之所以分也。

訥言章

仁者其言也訥。是指見成的仁者說。夫子不是教牛

從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言處着力。因其不解。故明言之。總是一個存心得無二字。最有味。注中多言而躁。是刺意。朱子云。人心不在。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邢疏云。爲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乙未有主。此說者。其實不如。況說者大。

憂懼章

疑問補云。內省二語。是舉見成者說。夫子令司馬牛自己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不知當盡何等樣工夫。所以能盡得君子。非是教他去如何用工夫。到

內省不疚處。乃無憂無懼也。要善體會。淮海近語云。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亦不在內省不疚之後。孟子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

兄弟章

問敬而無失。朱子曰。把捉不定。便是失。袁了凡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夏是論道理原與兼愛無親。疎差等者不同。注中苦苦替他分解者何也。剛正云。子夏不是教他聯疎爲戚。而置自家兄弟於不足慮也。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改暴易亂。而爲我之

兄弟矣。况其親者乎。非不得已之詞。

問明章

遠是就其明而嘆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謂之明未有不遠者。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答問云。不行就譖者。愬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其所以不行。全是本體空明之盡。若在譖愬上料理。其不行處。或正是行無有是處。

足食章

夫子開口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已見信不在

兵食之外矣。子貢不察而二之。而三之。大是鹵莽。故夫子就其問答之。而復作危語以足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正見信之不可與兵食並論也。曰足。則上教民信意已具。故下卽承之矣。二字使外信。而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耳。此末世之富強。豈聖人之所謂兵食乎。

文質章

棘子成認文質是兩件。故欲去文存質。不知文質同體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生來合着。更不可分。去文之質不可謂質。去質之文不可謂文。故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此二句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虎豹之所以爲虎豹者。正以毛與皮相附也。世豈有謂之虎豹而可以徒鞞當之者乎。此與犬羊何異。

盍微乎章

有若非不知是時取二而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計。故意將盍微乎去挑動他。非正對他年饑用不足之問也。不然二猶不足。反教他什一。聖門議論。不若是之迂。不行微而議足國之方。是無本而補綴。卽議生議聚議節議省俱不濟事。

崇德辨惑章

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卽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能主與徙便是崇。崇只是不卑。非能增之也。旣欲其生。申上二句。非兩層。知惑便不惑。故不更說辨惑。

君君臣臣章

胸留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卽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此雖因景公所不足而言之。却是千古至理。四者中有責成君父意。玩信如二字。是釋思語。景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禽易落時也。故聞夫子之

言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澀

片言章

子路無宿諾句最好。無宿諾與折獄有何相干。須於此句中想出一個活子路。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意。

聽訟章

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使字大着精神。漢疏云使無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張子韶云故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無倦章

義府云居是家裏坐。行是走路。無倦是常常提醒在

這裏無須刻放倒。忠是事實心做去。朱子云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逼截他。

成美章

成美不成惡。只就一人一念。亦自有可見處。小人反是。亦只如此者。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連他也。自覺不得。

政者章

正也。人已盡辨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

患盜章

疑問補云。盜生於欲。季氏有欲而竊國。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如何能止民之盜。曰。雖賞之不竊。則雖罰之。豈能禁乎。

殺無道章

刪正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而字全無間隔。注易則字便有等待。

問達章

問達之外貌。不差分毫。但其所從來。一是由中推出。

一是從來張起迥乎不同。所以不可不辨。大凡周此
和同間達外面都是一般。而中藏懸絕。聖人所以屢
辨。淮海近語云。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
便是聞。總想質直三句全是一團實意。總想色取
二句全是一團虛張。疑問云。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
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此
是一套事。又云。質直無色。色取非質。迥乎不同。口
義云。慮以下人是。馴擾血氣的工夫。恐怕自己血氣
張大便遮瞞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刪正云。色字
廣。凡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行違不是不能

行仁亦不是行悖其所取之仁居之不疑亦不是無所忌憚若行悖其取而又無忌憚則一人之耳目尚不能掩况家邦乎行違是行與心違明知如此之非仁而世人方以此爲仁則違吾之心而務行其事以悅人之耳目又儼然自信而全無愧怍所以邦家必聞也。

管登之云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事愚考子張質最近仁夫子稱之曰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蓋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狷介爲高者其干祿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

日則皆目爲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爲之檢者爲其仁度近於誠而辟習亦易入於僞也。好義下人。正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爲難滿耳。唯質直稍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過。則以其疑似而防之。此聖門慎獨之教也。後儒不察而蔽之。徇外爲人過矣。

舞雩章

大全云。凡人爲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先事後得。所以是崇德。剛正云。一朝之忿。亦是心學忘。

其身以及其親。須說得與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同。此是論是非。不是論利害。

仁知章

朱子云。知人愛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也。一例愛他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子夏所言。不出此兩句意。尋孔云。仁如蠶繭。智如繭中抽出絲來。

忠告章

朋友只一忠告便了。善道所以善其忠告也。不可則止。不是棄之。是徐以觀其後。亦是善道中之一件。

不可只是意言不相入之謂。程子云、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文會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要知文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文會處、卽其所爲輔仁處。凡日用之不可廢者、皆是文。正是仁之昭著處。

先勞章

說先勞則無倦已在其中。因子路請益、故又拈出示之。程子云、道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

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無倦二字。夫子因其請益而始有。蓋請益之心。卽倦心也。

先有過章

紹聞編云。首三句。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非正意也。蘇氏云。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其言亦有味也。末節雖是單解賢才。執簡御煩。大臣之體段。卽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道理。

正名章

管云必也者難辭玩夫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爲如欲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屑仕衛之意也名不正節甚言不正名之不可爲政也又云或問夫子果爲衛政則以何道而正名曰天下亦有必不可爲之事仕衛而欲正衛之名雖聖人不能也胡氏謂必將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真迂說也豈有食輒之食而可廢輒者宋儒之固類如此王文成謂使輒迎賸復使賸讓輒而退處於離宮如後世太上皇之例亦非所以論賸輒之世也然則何施而可曰立郢去輒乃天王方伯之事非夫子

事也。夫子則有不仕而已矣。故曰必也。正名乎。言必正名而後可以爲政。則不爲衛政之意也。講錄云。言卽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纔名不正。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疊疊說去。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觀章末獨說無所苟於言可見。又云。事不成。是不成個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說禮樂不興。疑問云。末節承上一氣說來。緊要正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爲衛之政。必須正名也。苟者。明知其不是。而姑爲之辭。一苟則無所不苟。苟字正對正字。

學稼章

有說遲之問。如許行之學。有說意在於不仕。看來未必有此二意。聖人之學。有本有末。大本既立。而徐及其餘。便是游藝。若學問尚未穩貼。一起講求其所不必講求。便是倒行逆施。故曰。小人如謂聖人鄙薄稼圃。是道中猶所未備。必非聖學。胸谷云。躬耕畝畝。聖人嘗爲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樊遲之請。專在稼圃。其視樂道於畝畝。而游心於小物者。不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上好禮節。只重好禮好義好信。民應處不甚。

重。此。是。論。理。不。論。窮。達。皆。所。當。務。但。論。其。感。應。之。必。然。有。如。是。耳。口。義。云。敬。服。用。情。卽。是。民。心。之。禮。義。信。

誦詩章

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可。得。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

其身正章

行。有。默。馳。於。無。形。意。從。有。強。制。於。有。象。意。

魯衛章

許。白。雲。云。魯。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乃。與。淫。亂。

之衛同。夫子所以歎也。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其神。昔伯禽三年而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始而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終。夫子能無歎乎。

訂釋云。此以魯衛之初政言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本兄弟之國。康叔純宗周公之獎王室。而遵其禮樂以治衛。三監之叛。又與周公共討之。故其政亦兄弟之政也。今皆失其初矣。故夫子傷之。而有是言。東坡論語解云。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

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公子荆章

子荆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苟卽今俗語將就胡亂歇也。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非其胸中識得破。見得淡。安能若此。昔人云。若要了時。何時了。若肯休時。便好休。二語最可味。疑問補云。始有時誰肯說個合。少有時誰肯說個完。富有時誰肯說個美。况三字上。又俱着個苟字。真是難得。夫子稱他善居室。亦只是世情上窺得破。非真有見於道也。當時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拈出言之。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夫子卽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於中。特因冉求之問而發也。想夫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宇宙。曰富之則當日之不富可知。曰教之則當日之不教可知。

用我章

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蓋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憶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真是如指其掌。

或疑孔子仕魯六年。不聞治功。有或何也。曰。用之不專。故也。果如桓公之用管仲。則可以計時取效矣。據相三月。魯國大治。則莽月三年之績可推。王汝止云。孔子謂莽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差。

善人章

王宇泰云。聖人見春秋時。豈機已大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而又以一善人不足以去殺。思得數善人相繼而爲之。故有百年之語。思之真一字一淚。言外卽有大感慨。

必世章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大化浹洽至治熏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融如溢如更無不徹方謂之仁。此章疑與前章一時之言不然如有二字無着落。或疑三十年爲一世過泥。愚謂亦對上百年言耳。

苟正其身章

管云此必有感於三家而發也。

退朝章

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於私門。冉有亦恬然不知議於私門者。當是事不當是政。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一言章

疑問云。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幾字正相應。若曰。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喪者。如此不幾乎喪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興者。

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公問一言可以興邦直戲耳。夫子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紐決焉。兩人之言曰猶孟子曰人有恒言也。

近悅章

只閑閑說如此方是政。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欲令葉公自反也。意更深遠。

欲速章

聖門之學。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夫子直教他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非豫計其不達不成也。下

二句不過指出其弊以見其不可耳。如謂不達而不可欲速將達則欲速乎如謂大事不成而不可見小將成則見小乎欲達之心與欲速之心奚以異欲成之心與見小之心奚以異豈所以言王道

直躬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謂直在其中最有味。不是就以隱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中玄云。夫子不以無所不言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直。乃徑指其精覓所在。而形鬼不足言也。

居處章

刪正云此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心在則仁矣。朱子語類亞夫問此章曰。這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譬如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焦氏云。孔子於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仁。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不可棄是操存之熟。不可得而棄。非戒之使不可棄也。

行己章

通○章○只○重○行○己○更○不○論○才○斗○筭○之○人○豈○是○無○才○只○是○
不○識○行○己○爲○何○物○便○不○足○算○不○辱○君○命○是○行○己○有○
恥○的○作○用○之○一○節○孝○弟○信○果○亦○是○行○己○有○耻○中○事○
刪○正○云○不○曰○行○己○有○義○及○敬○等○而○曰○有○耻○最○有○精○義○
耻○者○不○爲○不○欲○之○真○心○也○註○疑○子○貢○之○問○每○下○子○
貢○蓋○抱○傷○時○之○見○而○問○也○觀○其○問○及○今○之○從○政○意○可○
想○見○

狂狷章

狂○者○有○氣○鬼○狷○者○有○筋○骨○二○者○皆○是○私○欲○分○數○上○寡

少之人。故皆可以傳道。若論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丁酉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真窺其室。物無由得。卽力有至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同無堂室。但虛願多。實力少。故不得至耳。又云。道有通塗。狷介之人。迫狹精隘。功在墨守。亦說得好。荆川云。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大較相似。但

狷者氣。鬼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
鬼小拘拘。謏謏多。非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愿者
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爲狷。亦學問不明
之過。夫子言狷者有所不爲也。則其所爲者可知
矣。今人以謹愿自守。當之。豈夫子以狂狷次中行之
意乎。有所二字。最有味。

管云。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
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爲中行之資。
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
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

稱而閔子曾子子張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
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故顏子而下得聞一
貫之道者。在狷也。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
豪志。豈非狂然。然夫子嘗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
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
狷。然子貢常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
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故得聖人之道爲獨
深。

南人章

荆州云。恒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增不減。惟有占

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人能得其常理。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而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如古神轅重黎之徒。皆以聖賢精微之學。爲醫巫師。所謂因源而得委也。若能知無恒之不可。反而求之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亦可以因流而泝源。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揲著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

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事之可爲乎。子曰。非是別易詞。亦擊節更端。歎人意。

和同章

朱子云。二者外相似而內實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和則決然不同。同則決不和。二者如蒼素之不可雜。若說相濟爲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爲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

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可謂簡要。蔡虛齋云。和雖與物無忤。而自有節制勘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者。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

鄉人章

子○貢○鄉○人○皆○好○之○一○問○已○隱○失○足○入○鄉○愿○窠○曰○中○矣○皆好而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鄉人之善不善。不如子貢所言鄉人之多。卽一二人亦可見。

易事章

易事而難悅。君子自見其本體。難事而易悅。小人亦自見其本體。不悅。是人自不能悅。淮南云。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正是此意。理解云。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此皆是至公處。恕不足以盡之。愚謂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於庶物。盡人倫之至。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竝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山谿。必使人困頓顛躓而後已。

泰駑章

泰從道德生來。驕從意氣使出。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莊以蒞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與小人之意滿加人。作色凌物者易混。故夫子辨之。今人所謂泰。乃是大學驕泰之泰。

剛毅章

程子云、只爲輕浮巧利的。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仁在氣質之上。而不能不落於氣質之中。就氣質中論仁。覺四者於仁較近耳。

其實仁人心也。豈可以近不近論乎。

切偲章

饒氏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狀一個士之氣象。此士是養成之士。非草草者。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非有心調劑。如注不混所施之說也。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卽戎章

疑問云。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爲卽戎計。而禮義旣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惟可以養元氣。亦可以壯神。

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合下章看則教字似宜專指卽戎說。

不教章

教字所指亦廣。

四書說業卷八

終

卷八

論

三十七